



桃花

绘画评点本

人面桃花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丛书■野莽■主编■
■格非■著■马季■评点■张宝瑞■绘画■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人面桃花

■格非■著■马季■评点■张宝瑞■绘画■

 中国对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面桃花 / 格非著; 马季评点.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9.7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丛书·绘画评点本 / 野莽主编)

ISBN 978-7-5008-4459-4

I. 人… II. ①格…②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358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120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010)82075934(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4.2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怀念一种中国的批评方式

——总序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绘画评点本

野莽

由我们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一套这样的丛书，我以为是合理的和应该的，因为评点文学这种独特的批评方式，原本只能诞生于中国。评是评议，点是圈点，以拼音字母组成漫长句式的西方文学，即便伟大如《荷马史诗》，也不好在上面加点挽圈，因此它简直非中国的方块字莫属。西人没有这个条件，就索性长篇大论地在书外进行某种主义的研究，而中国的古人一见好诗妙文，也顾不得保持页面的清洁，往往信手写下心得体会，卷前便是眉批，卷后便是尾批，卷侧便是旁批，字里行间便是夹批，题下便是题下批，把一卷书涂抹得丹黄一片，那书离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也就不远了。评点文学，想必就是缘此发生。

这种批评方式最早依附的文学品类自然不是小说，自然是最早出现的诗，次为词、曲、赋、骈文、散文、戏剧。二十四史作为写史散文的一种，除元史无人问津，原因是否为蒙古人入主中原并杀死了我们的文天祥，暂缺资料证明，其他各史的评点者众，这却是已知的。而“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的小说乃在最后，然而这种批评方式一进入小说就不得了，文士便竞相评点，读者也便争先赏阅，其繁荣的景象为后来居上的小说赢足了面子。

专家考证，评点文学的源头有二。一为训诂，“古今异言，解之使人知也。”《毛诗》注释《君子偕老》，“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装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楚辞章句》注释《九歌》，“屈原放逐……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一为史书，前四史各传的尾批为例，司马迁有“太史公曰”，班固有“赞曰”，范晔有“论曰”，陈寿有“评曰”。但此时只评不点，并且是作者自己评自己，真正发展成为评点文学，乃在唐宋。

“点”字最初的意思与后来是相反的，诗文写得不好，作者自己用笔圈点抹去，“以笔灭字为点”，即后世小学老师批评学生的话，卷子上有墨疙瘩，责令誊抄整齐了再交来。后渐演变对他人文字的赞赏，在绝妙字句的下面加点，周边加圈，以致醒目。并且点有单点、双点、圆点、三角点之分，圈有单圈、双圈、三角圈之别。此举也被后世的语文老师学习了去，用于表彰学生写得好的作文，有双圈者可以荣获九十多分。

南宋刘辰翁是中国第一位评点大师，也是第一个评点“小说家者流”的作品的吃螃蟹人，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命名小说，也是这位须溪居士。《魏武将见匈奴使》一篇，他在书眉批曰：“谓追杀此史，乃小说常情。”《王子猷作桓车骑兵参军》，他又眉批：“亦似小说书袋子。”此后有明代据说是《金瓶梅》作者的王世贞，再后又出了第二位评点大师李贽李卓吾，三人同评《世说》，各是一路笔墨。而李贽较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竟早了半个多世纪，见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已评出“千古若活”的妙语，又将鲁、李、武、阮、石、呼、刘这七条急性汉子作一对比，“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读者亦以为然乎？”在李贽的率领下，评点文学的队伍中不仅有公安派的创始人袁宏道，竟陵派的领袖钟惺、谭无春，连小说家冯梦龙和戏剧家汤显祖也跻身其中，一时间评书点文，蔚然成风。编罢《三言》《情史》的冯梦龙评点的艳歌《挂枝儿》，“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成了名言，以至今日艳词已去，惟余冯评。

明末清初，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的盛世过去，《红楼梦》尚未诞生，评点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类适时填充了文坛的虚空。正如李杜、苏辛、关汤、罗施是各个时期与品类的代表人物，金圣叹和毛氏父子高高举起了评点文学的大旗。从来也没有人研究过，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似乎只被李贽潦草地点评过一次，它的冷遇会否与金圣叹有关。因为这位最终受一桩哭庙案的牵连，高呼着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火腿味的口号走上刑场的率性汉子，在评点《水浒传》时顺手把《西游记》打了一金箍棒，“《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又评，“《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金大师评点的《水浒传》，实在是大出了评点的范围，他能大笔删去一百二十回本中宋江诸人招安后的内容，剩七十回，全书以卢员外梦见梁山好汉悉数被朝廷诛杀为完结。

人们已习惯称呼《三国演义》的首席评点家为毛宗岗父子，我认为这个称呼是有不对头的。金圣叹因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走红，有江苏同乡毛纶者欲与争风，决定评点《三国演义》和《琵琶记》，遂针对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列举的倒插法、夹叙法等诸多读法，也罗数了《三国演义》中的追本穷源之妙、巧收幻结之妙等诸般妙处，故此得出“读《三国》胜读《水浒传》……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的结论。可惜用功过度，双目失明，只好采取现在流行的口述实录，父亲动嘴，儿子动手，让毛宗岗协助着他将评点事业进行到底。依照今天的知识产权法，创意与策划是毛纶的，并且他亲自动笔，只不该写着写着写瞎了眼睛。虽如此评点本的后半截也有他的口述，当年若能买到一个小录音机，再花钱雇位文秘，没有毛宗岗他照样可以完成这个工作。因此，著作权至少应有一多半在他身上，后世该称他们为毛纶父子才对，可见在文坛上，儿子占老子便宜的事也是有的。

读者晓得李笠翁，多从《闲情偶寄》，从《十二楼》，而评点《三国演义》和《金瓶梅》

事，因毛纶父子与此后张竹坡的压倒之势，则知之不众。其实李渔本身作为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评点语言恰恰是很好看的，生动处他说“如见”，诙谐处他说“有趣”，精彩处他说“好看、好笑”。《金瓶梅》中西门庆一边与宋惠莲性交，一边夸她的莲花小脚比潘金莲的还小，被潘金莲在窗外听到，李渔便说：“从脚引到金莲，线索甚微。”意思是，如果夸她身体别的器官长得比潘金莲好，那淫妇更得一下气翻。与李渔同时代的评点大师，还有名妓柳如是夫君钱谦益，冯舒、冯班兄弟，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王夫之等，不过限于诗歌散文。

陆次云评点别人诗文，自己却写小说，一篇《圆圆传》没有写好，不该说了李自成与陈圆圆的几句什么坏话，一生的工作都白干了。嗣后，有与陆次云同姓同籍同在浙江杭州的陆云龙，不仅自己写小说，且将评点的笔墨也转向小说。短篇集《型世言》中《不乱坐怀终友托，力培正直抗权奸》一篇，这位翠娱阁主人评道：“交不难一时之热，而难于到底如初。舟中同帐而不乱，权贵相逼而不移，更何事能寒其盟而夺其志？”如让鲁迅为此评点作一评点，必将又会笑其“近伪”，然而真要与男朋友所托的女朋友在帐中乱了，虽则打破了封建道学，但终究也有点对不起人。况且，小说写出这样的结尾，恐怕早被摩登男女笑嘻嘻地一口猜个正着。

清初只活了二十八岁的张竹坡，这个痴迷的文学青年，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精彩评点了《金瓶梅》。他将他的创作思想，也就是为什么写的问题告诉他的弟弟：“吾岂谋利而为之耶？吾将梓以问世，使天下共赏奇文之美，不亦可乎？”年轻轻的，眼力胜过情场老手李渔，把兰陵笑笑生的性描写一下看进了字缝里。《李瓶儿隔墙密约，迎春儿隙底私窥》一回，他在回评中评道：“写瓶儿春意，一用迎春眼中，再用金莲口中，再用手卷一影，再用金莲看手卷效尤一影，总是不用正笔，纯用烘云托月之法。”烘云托月法取自金圣叹的评点，时人遂以“可以继武圣叹”而语张生。

十八世纪之后的清代文坛，相继出现了考据与评点相参照的乾嘉学派，理论与评点相结合的桐城派。前如《四库全书》的总编修纪昀纪晓岚，后如惜抱先生姚鼐，惜的是惜抱先生对评点文学的最高认识，“圈点之妙有胜于人意者”，惟一没有落实在小说上。个中原委，或许因前人的小说名著都有大师反复评点过了，既难超越，遂不宜重蹈覆辙亦未可知。在此期间，倒有大批量的一般评点工作者对于一般小说的一般评点，直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相继问世，名作方使有眼力的评者成为名家。冯镇峦评点《聊斋》，居然胜出蒲松龄送书上门的王士禛，“《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一部《儒林外史》招致评点家如云，最著名的有卧闲草堂、齐省堂、天目山樵者三。见仁见智，三人竟在评点中PK起来，卧闲草堂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天目山樵说“郭孝子才是书中第一人”，卧闲草堂说“名士风流带出一分脂粉气”，天目山樵说：“浮淡！”

《红楼梦》的红至今日，解梦人的解至今日，不能说不与脂砚斋、畸笏叟的评点没有关系。正是有了同期的评点，“起是梦中，宝玉情是梦中，贾瑞淫又是梦中，可卿家计长又

是梦中，令作诗也是梦中，是故红楼梦也。今余亦在梦中，特为批评梦中之人而特做此一大梦也”，才有了随后的追梦者如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也才有了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和评论派，也才有了几百年后央视百家讲坛上的众讲纷纭。有人说，一部书必得等到著者已成故人，盖棺论定，无媚人之嫌，无罪人之虞，方可下手，斯言大谬。《石头记》的评点文字透露消息，脂、畸二人恰就在著者的身边，或红袖添香，或厮鬓弄墨。与健在的著者笔谈于书眉行间，页侧篇尾，可释困疑，亦可免误读，而且还不会留下“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的千秋之憾。此诗的前二句是“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著作者与评点者手握一卷，泪流一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去岁于鸿宾楼与友人欢聚，席间有拉美文学专家，兼多部拉美小说的翻译，饮了酒口吐真言。说国内一走红作家应邀演讲拉美文学，又不能读原版书，借助他人译著，直讲得色舞眉飞期间还擦汗二次，却似多情单恋，连马尔克斯本人也不便承认大风吹牛乃是魔幻。专家静坐台下，嘿然聆听，深觉国人误读的悲哀。我便又想到中国的评点文学，似乎它不是这样，它有一只会说一，有二绝不说三，没把握时大可嬉皮笑脸，效法深谙厚黑之术的李卓吾，问罢了“读者亦以为然乎”，还能再问一声“作者亦以为然乎”。

中华民国以降，现代白话小说少有评点，新文化运动伊始，西风东渐，散文诗歌也易为新体，浅白通俗，国人以为没有了评点的必要，于是在怀抱西书的噬嚼声中，慢慢忘却了金圣叹推荐的小说读法。新时期的出版界重印四大名著及其他古典小说原本，旧的评点弃之不附，人又无心续以新评，大量各国译著蜂拥而入，使饥饿的中国青年饱吃西餐。

这委实是好。但我又想，假若这个评点文学是西人发明，国人必将瞪圆惊奇的双眼，连夜埋锅仿造。西人重直觉的印象派批评，只与中国的评点文学擦了点边，就曾让我们少见多怪的眼睛亮了又亮。再假若，金圣叹先生不卷入哭庙案，且能万寿无疆地活至今日，他所醉心的评点文学方式得到西人首肯，发他一个诺奖证书，国人中也有一些会将眼睛瞪圆。当然还有另一些，会故意投之以不屑，如鲁迅说，是上海的便如何，是邻居则不然了。

应该承认，中国的评点文学是有缺点的，它随心所欲，口无遮拦，如听京剧唱到好处就大喝其彩，不从昆曲源头徽班进京说到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唱念做打四大形式梅程荀尚四大名旦以至八大样板戏，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进行归纳。然而，尝到美食立刻抒发舌尖的快感，看见佳人一语就能道出她是个瓜子脸，这比那些摆开架势从动植物和人的基因开始进入，三小时后论到人体器官味觉和视觉的大评论来，它的短小正好成了特长。我是这样想的，要是在圈点和旁批中尽兴地表达感觉，在眉批和总评中严谨地阐述理论，我就不信，中国式的评点文学不能发扬光大，推陈出新。

距今整整十年，公元一九九八年秋，我去西安，平凹兄接风于一家古雅酒店，有旧式的凉亭花台，竹帘雕窗。饮酒间忽然由文学评论说到评论文学，说到评点文学，说到评点小说，我当场提出要光复这一好玩的传统，开二十世纪今人评点今人著述之先。且明确挑出他的四部长篇小说为一系列，请西安孙见喜、费秉勋、穆涛、肖云儒四人执笔评点，我作

总序。此书既成，翌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数次重印。越年，北京的同心出版社又出版了另外两种，深圳陈泽评点，再过一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第七种的时候，依然陈泽评点。

随后在新世纪，国内文学期刊如《莽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者，也开辟了短篇小说名作的评点专栏。改版后的《广州文艺》又增设了与此类似的，附有短评的经典小说重读专栏。这些行为，犹如从行将死灭的灶洞里刨出一粒曾经那么热烈的火种，并把它小心地呵护传递下去，重燃篝火，让世界看到它活泼调皮的异样光焰。

这套即将问世的评点本丛书，计划把中国当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进行陆续评点，适时推出，使之成为书界的风景，文坛的档案，读者的珍藏，作家的宝镜，中国评点文学史上裂冰地带的一列跳石，连接当今，通往后日。具体的做法是搜索名作，确选评者，在评点文学极其丰富的诸手段中，先行只选择旁批和总评这两个节目，不加圈点，不套双色。这样做的理由，是不仅简便了排版和印制的繁复工艺，而且也使得页面爽洁，阅之悦之。不过这并不是永远的规定，世界在变，出版尤须与时俱进。

最后才说，评点才子书者最好也是才子，这人思域奔放，洞见深刻，用足以配得上原著的奇思妙语，发泄阅读的快乐并将其传染给远方与后来的文学知音。须率真如儿童，亲切如故友，了然如本人，见什么说什么，说多少是多少。不板面孔，不端架子，随时随地，无顾忌，嬉笑怒骂，拍案惊奇。如此还不尽兴，再于篇尾发表一篇汪洋恣肆的高蹈纵论。那些在官办官订的报纸上大版刊登，引必西人语录，文必异国主义的评论，只配拿到灯火阑珊处去念给自己的影子听，评点文学的性灵世界容它不得。

遵中国工人出版社李阳先生命，主编这套大书并作小序，是欣然的。

2008年5月5日写于听风楼

目录

第一章 六指 / 001

第二章 花家舍 / 059

第三章 小东西 / 116

第四章 禁语 / 180

第一章 六指

1

父亲从楼上下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只白藤箱，胳膊上挂着枣木手杖，顺着阁楼的石阶，一步步走到院中。

正是麦收时分，庭院闲寂。寒食时插在门上的杨柳和松枝，已经被太阳晒得干瘪。石山边的一簇西府海棠，也已花败叶茂，落地的残花久未洒扫，被风吹得满地都是。

秀米手里捏着一条衬裤，本想偷偷拿到后院来晒，一时撞见父亲，不知如何是好。

她已经是第二次看见衬裤上的血迹了，一个人伏在井边搓洗了半天。几只蜜蜂嗡嗡闹着，在她身前身后飞来飞去。蜜蜂的叫声使她的担忧增加了。^[1]她觉得肚子疼痛难挨，似有铅砣下坠，坐在马桶上，却又拉不出来。她褪下裤子，偷偷地用镜子照一照流血的地方，却立刻羞得涨红了脸，胸口怦怦直跳。她胡乱地往里塞了一个棉花球，然后拉起裤子，扑倒在母亲床上，抱着一只绣花枕头喃喃道：要死要死，我大概是要死了。她的母亲去了梅城舅姥姥家，卧房空无一人。

现在的问题是，父亲下楼来了。

这个疯子平时很少下楼。只是到了每年的正月初一，母亲让宝琛将他背到楼下厅堂的太师椅上，接受全家的贺拜。秀米觉得他原本就是一个活僵尸。口眼歪斜，流涎不断，连咳嗽一声都要喘息半天。可是，今天，这个疯子，竟然腿脚麻利、神气活现地自己下楼来了，还拎着一只笨重的藤条箱。他站在海棠树下，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掏出手绢来擦鼻涕。难道说他的疯病一夜之间全好了不成？

秀米看见他带着箱子，似乎要出远门的样子，无意间又瞥见手中衬裤上棕褐色的血痕，一时心慌意乱，便冲着前院大叫起来：宝琛，宝琛。歪头宝琛……她在叫家里的账房，可惜无人应答。地上的花瓣、尘灰，午后慵倦的太阳不理她；海棠、梨树、墙壁上的青苔，蝴

[1]毕竟是父亲。

[2]今后的事,提前来说。

[3]父亲离家她却轻松,矛盾就是小说的看头。

蝶和蜜蜂,门外绿得发青的杨柳细丝,摇曳着树枝的穿堂风都不理她。

“你叫唤什么?!不要叫。”父亲道。

他缓缓转过身来,把那脏兮兮的手绢塞入袖内,眯缝着眼睛瞅着她,目光中含着些许责备。他的嗓音像被砂纸打磨过的一样,低沉而暗哑。她还是第一次听见他和自己说话。由于终年不见阳光,他的脸像木炭一般焦黑,头发如飘动的玉米穗,泛出褐黄。

“你要出门吗?”秀米见宝琛不在,只得稳了稳心,壮起胆子来问了他一句。^[1]

“是啊。”父亲说。

“要去哪里?”

父亲嘿嘿笑了两声,抬头看了看天,半晌才道:“说实话,这会儿我也还不知道呢。”

“你要去的地方远吗?”

“很远。”他脸色灰灰地支吾了一声,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宝琛,宝琛,歪头宝琛,死狗宝琛……”

父亲不再理会她的叫声。他缓缓走到秀米的跟前,抬起一只手,大概是想摸摸她的脸。可秀米尖叫了一声,从他的手底下逃开了。她跳过竹篱,站在菜园里,歪着头远远地看着他,那条衬裤在手里绞来绞去。父亲摇摇头,笑了一下。他的笑容像灰烬,又像石蜡。

就这样,她看着父亲提着箱子,佝偻着背,不紧不慢地出了腰门。她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心头怦怦乱跳。不过,父亲很快又趔了回来。水獭似的脑袋从门外探进来,似笑非笑,一脸害羞的样子,眼睛东瞅西看。

“我要一把伞。”他小声说,“普济马上就要下雨了。”

这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她并不知道。^[2]秀米抬头看了看天,没有一朵云,蓝幽幽的,又高又远。

父亲从鸡窝边找到了一把油布伞,撑开来。伞面已让蛀虫吃得千疮百孔,伞骨毕露,再合上,抖一抖,就只剩下伞骨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将破伞小心翼翼地支在墙边,提起箱子,倒退着走了出去,就像是担心惊扰了什么人似的,轻轻地带上门。两扇门都合上了。

秀米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3]将裤子搭在篱笆上,赶紧绕过花廊,到前院去叫人。宝琛不在,喜鹊和翠莲也不在。这疯子真的会挑日子,就像是和一家老小商量过的一样,堂前、厢房、柴屋、灶膛,就连马桶帘子的后面也找遍了,就是寻不出半个人影来。秀米只得穿过天井,来到大门外,四下一望,已不见了父亲的踪迹。

她看见隔壁的花二娘正在门前的竹匾里晒芝麻,就问她有没有看见父亲,花二娘说不曾看见。秀米问她有没有看见喜鹊和翠莲,花二娘又说未曾看见。最后她问起宝琛来,花二娘就笑了:“你又不曾让我看住他,我哪里知道。”

[1]能在茅坑里淹死,足见其是真疯。

[2]交代姓陆。

[3]看来这小脚大胸女人是个知情人。

[4]此是报应。

秀米正要走,花二娘又叫住她道:“你家老爷不是锁在阁楼里了吗,如何出得了门?”秀米说:“我也不知他如何能出来,嗨,反正走了就是了。我是看着他从腰门出去的。”花二娘也有点急了,“那要赶紧央人去找。他这样昏头昏脑的人,要是一脚踩到茅坑里淹死了,也是白白地送了性命。”^[1]

两人正说着话,秀米看见翠莲拎着满满一篮子金针,从村东过来。秀米就赶过去迎她。翠莲一听说这事,倒也不显得心慌,兀自说道:“你说他拎着箱子,这会儿也走不远,我们赶紧去渡口截他,让他过了河,要找他可就难了。”说完,她搁下篮子,拉起秀米的手,两人就朝津渡跑去。

翠莲是一双小脚,跑起来浑身乱抖,胸前波涛汹涌。铁匠铺的王七蛋、王八蛋兄弟只看得两眼发直,嘴都合不拢了。在路上遇见两个割麦的人,问起来都说没有看见陆老爷打这经过。^[2]两个又往回跑,跑到村头的池塘边上,翠莲两腿一歪,就坐在了地上,脱下绣花鞋来揉她的脚,又把绿袄的襟扣解开,呼哧呼哧地喘气:“我们这么疯跑,也不是办法,你爹既不走渡口,也只有村后一条路了。还是赶紧告诉歪头要紧。”

“只是不知他跑哪里去了。”秀米说。

“我知道,”翠莲说,“十有八九,是在孟婆婆家看牌,你来拉我起来。”

翠莲穿上鞋,掖了绿袄,秀米搀她起身,两人就朝村中的一棵大杏树跌跌撞撞而去。翠莲这才想起来问,老爷何时下的楼?说了哪些话?喜鹊怎么也不在家?为何不拖住他?颠来倒去地问了半天,忽然又生起气来,“我说阁楼门上的锁开不得,你娘偏要让他到亭子里晒什么太阳,这下倒好。”^[3]

孟婆婆在杏树下摇棉花,纺车转快了,棉线就要断。嘴里骂骂咧咧,在跟自个儿生气。翠莲道:“婆婆歇一歇,我问你一句话,我们家宝琛来没来婆婆家打牌?”

“来了,怎么没来?”孟婆婆嘀嘀咕咕地说,“刚从我这赢了二十吊钱走的,他手里紧了,就到我这里抠我两文棺材钱,赢了就走,再央他打一圈也是不能,临走还吃我两块大柿饼。”

她这一说,翠莲就笑了起来:“婆婆往后再不要与他打牌就是。”

“我不和他打,和谁打?”孟婆婆道,“普济这地方就这么几个老搭子,缺了谁都凑不满一桌子,也怪我手气背,纺棉花也断线。”^[4]

“婆婆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我看着他拿着我两块柿饼,一路走一路吃,喜滋滋地往村后去了。”

“是不是去了孙姑娘家?”翠莲问道。

老婆子笑而不答,翠莲拉着秀米正要走,孟婆婆又在身后道:“我可没说他在孙姑娘

[1]妙在她不说。坏人倒叫好人做了，正与她好赌相称。

[2]孙姑娘尚未出场，已有气势出来。

[3]是翠莲风格。

[4]一句话交代孙姑娘底细。

家。”^[1]说完仍是笑。

孙姑娘家在村后的桑园边上，独门独户的小院。院外一块水塘，塘的四周挂下一绺绺野蔷薇或金银花，院门紧闭，寂然无声。^[2]门口坐着一个驼背老头，头发全白了，正在那儿歪靠在墙上晒太阳。看见两人从水塘那边绕过来，老头就警觉地站起身来，老鼠似的小眼睛骨碌碌乱转。翠莲对秀米说：“你在塘边站着不要动，待我去把宝琛喊出来。”说完就踮着小脚快步过去。老头一看翠莲气势汹汹，张开双手就来拦她，口里叫道：

“大嘴，你要找哪一个？”

翠莲也不理他，推开门就往里闯。老头一下没拦住她，就伸手死死拽住她衣襟不放。翠莲转过身来，立刻把脸放了下来，大眼一睁，朝他脚前啐了一口：“老不死的，你敢再碰我一下，我就即刻把你搵到塘里呛死。”^[3]老头又气又急，脸上却憋出一堆笑来，压低了声音说：“姑娘说话小点声。”

“怕什么？你这小院这样静僻，你家那个小婊子在床上就是地动山摇，也没人听见。”^[4]翠莲冷冷笑了一声，越发大喊大叫起来。

“俗话说，骂了丁香，丑了姑娘，”老头道，“你不怕污了人的耳朵，难道就不怕脏了你的嘴？”

“放你娘的臭屁。”翠莲骂道，“你要是再不松手，我一把火把你这窑子烧个精光。”老头撒了手，气得直跺脚。

翠莲正要往门里走，里面厢房的门开了，跌跌滚滚跑出一个人来。正是歪头宝琛。他来到院门前，头依旧歪向一边，一边胡乱系着扣子，一边嘿嘿地笑着：

“大嘴，大嘴你说，这天儿……到底会不会下雨？”

还果然下起了雨。大雨一直从傍晚下到半夜。天井的积水高过花坛，眼看就要漫到回廊里来了。母亲已经从梅城回来了，她斜靠在厅堂的太师椅上，望着门外的雨帘子不住地叹气。翠莲也是哈欠连天，手里扯着一绺麻线，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喜鹊挨着母亲坐着：母亲叹气她也叹气，母亲咂嘴，她也跟着咂嘴。她们都不说话。窗户被风吹得嘭嘭直响，屋顶沙沙的雨声已经连成了一片。

“你好好的，去摘什么金针。”母亲对翠莲说。这话她已经说过不少遍了，见翠莲不搭话，又对喜鹊说：“你也是个没耳朵的人，我叫你等新麦收上来再去磨面，你偏要急猴猴地往磨房跑。”最后她又看了看秀米，冷冷说道：“你爹虽说是疯了，可毕竟是你爹，你要是死拖活拽把他拦住，他也不见得会在你手上咬一口。”最后，她又骂起死狗宝琛来，翻

[1]设伏之计。

[2]返回头交代原委。

[3]人人都在疯与不疯之间。精辟。

[4]注释以假乱真,作者巧妙的方法。

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等到她骂够了,就问喜鹊道:“那歪头这一整天到底跑哪儿去了?”喜鹊只是摇头。翠莲也推说不知道。秀米见翠莲不说,也不吱声。她的两个眼皮直打架,连雨声听上去也不那么真切了。

到了后半夜,宝琛才回来。他提着马灯,高挽着裤腿,垂头丧气地来到厅堂中。他已带人把方圆十几里的地面都搜了个遍,一直追到山脚下关帝庙,问过的人没有一千也有五百,还是没有得着半点儿消息。

“他难道是上了天不成?”^[1]母亲叫道,“他一个疯子,又拎着箱子,这会儿工夫能走到哪里去。”宝琛站在那儿,一声不吭,身上不住地往下滴水。

2

父亲是如何发的疯?这宗疑案多年来一直沉沉地压在秀米的心头。^[2]有一天,她向私塾先生丁树则问起这件事,老头儿把脸一沉,冷笑了两声,说道:“回家问你娘去。”秀米又回来问母亲。她的母亲当即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拍得桌上的四只碗同时跳了起来。在她的记忆中,四只碗同时跳离了桌面,也许就是父亲发疯的真正原因。她又去缠翠莲。翠莲蛮有把握地说:“不为别的,都是韩昌黎的那张狗屁桃源图惹出来的事。”秀米问她谁是韩昌黎,翠莲说,就是当年大败金兀术的那个人。他老婆梁红玉,是名满天下的大美人。后来,秀米读过韩愈的《进学解》,知道韩昌黎不是韩世忠,他的老婆也不是梁红玉,翠莲的解释不攻自破。她又去问喜鹊,喜鹊的回答是:“就这么疯了呗。”

在她看来,一个人发疯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而且人人都有发疯的一天。^[3]

最后,她只得从宝琛的嘴里套话。

宝琛从十二岁时就跟在父亲左右,父亲因“盐课”一案受到株连,在扬州府学任上罢官回籍,他是唯一跟随父亲南迁的随从。据宝琛说,的确曾有过一张桃源图。那是丁树则在父亲五十寿辰时送给老爷的礼物。父亲罢官来到普济的头几年,两人诗词酬唱,酒食征逐,颇有相见恨晚之意,那张宝图据说是韩昌黎的真迹,原是丁家藏书楼的镇楼之宝。二十多年前,丁家藏书楼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这张宝图却奇迹般地存留下来。〔桃源图:传说为唐代韩愈所绘。普济丁氏代代相传,后又几易其手。1957年8月,经北京市和江苏省文物局组成的专家小组鉴定,被证明是伪迹。现藏于普庆市博物馆。〕^[4]此图既为金匱之藏、名山之业,又是烬余所有,丁树则却能慷慨相赠,可见两人关系实在非同一般。

直到有一天,宝琛拎着一壶开水上楼泡茶,在楼下就听得一片噼噼啪啪的声音。上去一看,原来是两个人打架。丁先生打老爷一巴掌,老爷回他一耳光,两人不说话,站在那儿

[1]想必《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不是孤例。

[2]跳离了桌面的碗,丁树则被打落的门牙,都是疯因。

[3]宝琛的解释。

[4]此一状必有用途。

死打。宝琛也看得发了呆,竟一时忘了劝架。直到丁树则连血带痰吐出一颗门牙来,老爷这才住了手。那丁树则呜呜地叫着,捂着脸跑下楼去,不一会儿就派他的门生送来一封绝交书。老爷在油灯下展开来书,一连看了七八遍,嘴里啧啧称奇,道:好字好字。他的腮帮子也肿得老高,说起话来,嘴里像是衔着一枚鸡蛋。两人因何故交恶,宝琛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叹道:天底下的读书人,原本就是一群疯子。〔1〕

这是宝琛的解释。

先生丁树则的解释是:父亲在写给丁树则的一首诗中,借用李商隐《无题》诗典故,错把“金蟾啮锁烧香人”一句中的“金蟾”写成了“金蝉”。

“这显然纯属笔误。你父亲做学问是半瓶子醋,但李义山的诗,他还是熟的,不至于当真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我好心给他指出来,决无半点讥讽之意。谁知他一下就恼了,当场嚷着要与我查书核对。明知自己错了,还要强词夺理,一副盛气凌人的老爷架子,他既罢了官,就不是什么老爷了。他中过进士,我不曾中得;他做过州官,我不曾做过,但好端端的一只癞蛤蟆,也不能因为认得你进士、府学教授,就变出一只知了来。他听我这么说,站起来就给了我一个耳光,牙也给他打落了一颗。”几年后,丁树则说起这件事依然恨气难消,他还张开嘴来,露出粉红色的牙床,让学生查验。因此,秀米有时又觉得,父亲发疯的缘由就是丁举人那颗被打落的门牙。〔2〕

不管怎么说,反正父亲是疯掉了。

父亲自从得了韩昌黎的那幅宝图之后,将它藏在阁楼之上,视若珍宝,不肯轻易示人。丁树则和父亲闹翻后,曾叫家人屡来索取,父亲只说,“若他本人来取,我自当面奉还。”这丁树则与老爷反目之后,想起那张宝图,心中不免隐隐作痛。不过,既是赠人之物,若要他自己上门强硬索取,还是放不下那张老脸。宝琛说,父亲是看着那张图发疯的。〔3〕

翠莲每天早晨待父亲起床后,都要去替他铺床叠被。有一次,她看见父亲的床铺整整齐齐,却伏在书桌上睡着了。桌上摆满了书。那张图上圈圈点点,落满了灯灰。翠莲将他推醒,问他为何不到床上去睡?父亲也不答话,他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转过身来,直勾勾地盯着她看。翠莲见他目光清虚,神态怪异,就拢了拢耳畔的头发,问道:“这么些年,老爷还没有看厌么?”

父亲仍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半晌才叹了一口气,道:“翠莲,你看我,像不像个乌龟?”〔4〕

翠莲听他这么说,就撇了父亲,连滚带爬地冲下楼来,将父亲的话原原本本地说给母亲听。母亲当时正为着宝琛瞒着她去梅城逛窑子的事而生气,也就没顾上理她。谁知当天晚上,一家人正在厅上准备吃饭,父亲忽然推门进来了。这是他两个多月中第一次下楼。

[1]父亲的疯状。

[2]父亲的种种异状。

[3]只有桃源图的事。

不过，他身上什么衣裳也没穿。^[1]看着他赤身裸体的样子，厅堂里所有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都惊呆了。不过，父亲依然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喜鹊的背后，突然伸手蒙住了她的眼睛，问她：“猜猜看，我是谁？”

喜鹊吓得一缩脖子，抓着筷子的那只手在空中乱挥了一通，怯怯答道：“是老爷。”

父亲像个孩子似的笑了笑，说：“你猜对了。”

母亲吓得一口饭含在嘴里，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一年，秀米十二岁。直到现在，她还记得父亲寂然一笑，满脸成灰的样子。

母亲似乎不相信父亲会突然发疯。至少，她对父亲的痊愈还抱着很大的指望。开头的几个月，她并不着急。先是请来了郎中唐六师，给他猛灌汤药，遍体扎针。秀米记得父亲只穿着一条短裤衩，被宝琛绑在藤椅上，身上缀满了金针，杀猪般地吼叫。随后是和尚作法，道士驱鬼。再往后，阴阳先生和瞎眼神巫也跟着来了，把那麻衣相法、六壬神课、奇门遁甲全都试了个遍，就差把他的骨头拆下来放在锅里煮了。从初春折腾到夏末，父亲倒是安静下来了，人却一圈圈地胖起来，走起路来，一身的肥肉晃来晃去，连眼睛都被挤成一条缝了。

这年夏天，父亲在花园里散步，走得累了，往石桌上轻轻一靠，桌子就翻了。宝琛从村里叫来了几个壮汉，打算把桌子扶正，几个人唱着号子舞弄了半天，那桌子还是纹丝不动。他只要一高兴，就爱打人玩。他一巴掌能把宝琛打得原地转上个四五圈。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一把长柄大弯刀，在园子里兀自砍起树来。母亲领着家人赶过去时，只见那把弯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所到之处，树木花草望锋而倒。他已经砍倒了一片紫藤，一棵石榴，三株苍柏，两竿虬龙爪，母亲让宝琛上前阻拦。那宝琛鹿伏鹤行，猿臂轻舒，围着父亲走出了一连串漂亮的八卦步，就是近不了身。^[2]这件事促使母亲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让村里铁匠铺的王七蛋、王八蛋兄弟连夜打造铁链铜锁，她要把父亲像牲口一样地拴起来。她来到土地庙，把自己的想法和土地一说，神仙满口答应；与观音一说，观音立刻托梦给她，叫她快快实施，而且铁链子要造得越粗越好。可是没等到王氏兄弟把锁链送来，父亲这边又出了事。一天深夜，父亲在阁楼里无端地放起火来，等到刺鼻的浓烟把家人呛醒，火舌已经舔到阁楼的屋檐了。这一次，歪头宝琛终于显示出了他对主子的忠肝义胆，他披着一条用井水蘸湿了的棉被冲进火海，奇迹般地扛出了体重比他大三倍的父亲，怀里夹着一摞书，嘴里还叼着父亲视若珍宝的桃源图，只可惜已被大火燎去了一角。^[3]而整座阁楼都在大火中付之一炬。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使母亲终于领悟到，父亲的发疯、家中一连串的不幸都是由那张宝图所引发，便去与宝琛商量。宝琛说，既然这张图原来就是丁家旧物，丁树则两次三

[1]此腰门大概风水不好,许多事都从此门进出。

[2]倒真是“不听使唤”。

[3]彼此。有戏。

[4]父亲的变化,即是“会让宝琛扶着”,该是有正常的时候。

番派人上门催讨,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图还给人家,也是一举两得。虽说宝图已经被火烧去一角,纸质发黑,又硬又脆,仔细裱一裱,也算是完璧归赵。母亲一听有理,就依了宝琛,第二天一早,院中的阁楼废墟上青烟未熄,她就怀揣宝图,出了腰门,^[1]往那丁先生家中一路而去。走到了丁家的西窗下,听得有人悄声说话,便不由得驻足细听。丁举人的老婆赵小凤说:“……他陆家平白无故地霸着咱家的宝物,死活不肯归还,这下倒好,一把火烧了精光。这图在咱家,搁了几辈子了,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没有一丁点儿事出来,可一旦到了那缺德人家就怪事不断,这宝图岂是那没福分欠道行人能看的,白白地带他发了疯。”一席话,说得母亲转身就走,她气咻咻地回到家里,当场就要把图烧掉,翠莲道:“烧它做什么,不如让我拿去做鞋样子。”说完,一把抢下图来,回自己房里去了。

到了夏末,母亲让宝琛请来工匠,重修后院的阁楼。时值九月换季之时,暴雨不断。那十几名木匠和泥瓦匠硬是把这一处秀巧的庭院糟蹋成了臭气熏天的牛圈。这些人不受约束,到处乱闯,见到喜鹊和翠莲,也不闪避,只拿那眼睛东瞧西看,吓得秀米一个多月不敢下楼。

其中有一个名叫庆生的,年纪十八九岁,生得虎背熊腰,胸脯像墙垛一般厚实,走路来叮咚有声,把那门上的铜环把手震得直晃荡。他有个外号,叫做“不听使唤”,^[2]平时在院子里四处游荡,连师傅也管他不住。他的手要是不听使唤,就会跑到翠莲的腰上捏一把,他的脚要是不听使唤,就能趁喜鹊洗澡时误入厢房,害得喜鹊精赤条条地从澡盆里跳出来,钻入床下。母亲和宝琛去找他师傅理论,那老头只是笑:“他就是不听使唤,死活不听使唤。”

阁楼竣工的那天,秀米站在楼上的窗口,看着那些工匠们离去。那个庆生的确奇怪,别人好好走路,就他偏要倒着走,一边走,一边拿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这座院宅。一边看,一边频频点头。当他的眼睛看到站在窗口的秀米时,两个人彼此都吃了一惊。^[3]他向她打手势,挤眉弄眼,一脸坏笑。他就是这样倒退着往村外走,直到撞在了村口的一棵大楝树上。这伙人离去之后,母亲带着家人用铁锨铲去厅堂的污泥,用石灰粉刷墙壁,用薰香驱散满屋的恶臭,把被工匠坐塌的太师椅送出去修理,足足忙了七八天,才使院宅恢复了昔日的安宁。

王氏兄弟把铁链铜锁送来了,可是这会儿又用不上了。父亲经过那次大火的惊吓,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成天坐在阁楼旁的凉亭上发呆,或是对着那只净手洗面用的瓦釜说话。没事老爱吸吮手指头。阁楼的西侧,有一座酴醾架,架下摆满了花。花丛中有一石几,每到初夏,酴醾花开,一朵朵小白花纷披垂挂,花香清幽,父亲就会让宝琛扶着,走下楼来,在酴醾架下的石几旁坐上整整一个下午。^[4]